

● 文史钩沉

○ 郭德华

张园,海上第一名园

上海开埠前,江南的私家园林主要满足私人、小众的休憩和活动,并没有向公众开放的需求。1843年开埠后,因外侨休闲娱乐的需要,工部局先后辟建了对公众开放的老公园(南京路、河南路口)、新公园(浙江路和西藏路之间)、公园(黄浦江畔)等公园。外侨建立的公园具有鲜明的西式园林风格,有别于上海传统的假山亭阁的格局,使上海市民倍感新鲜。特别是公园(又称黄浦滩公园)临江而建,其沿江一带仅围以铁链式栏杆,并以此设座供游人观赏江景,更是被坊间津津乐道。受此影响,其时上海的一些私家园林也由外侨创建或设计,并对公众开放,其中最知名的便是张园,其奇特的建筑、宜人的景色和新颖的活动都受到世人的瞩目和追捧,成为当时上海都市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,被誉为“海上第一名园”。

中西合璧的新式花园

张园旧址在今泰兴路的南端,即今南京西路以南,石门一路以西的地块。这里原先是一片农田,属上海县二十七保九图,俗称大浜头。自1872至1878年间,英商和记洋行经理格龙先后向农户曹增荣、徐上卿等租地20余亩,辟建为花园住宅。1879年,此地被转租给英商丰泰洋行。不久,丰泰洋行又先后添租华人徐炳春、顾顺坤的土地两块,并于1881年又复将此地将地转给和记洋行。1882年8月,寓沪富商张叔和以白银16000两的价格购得此地,面积为21.82亩,并以晋代张翰不恋官位、退隐山林的典故,将此地将地辟建成“张氏味莼园”,简称张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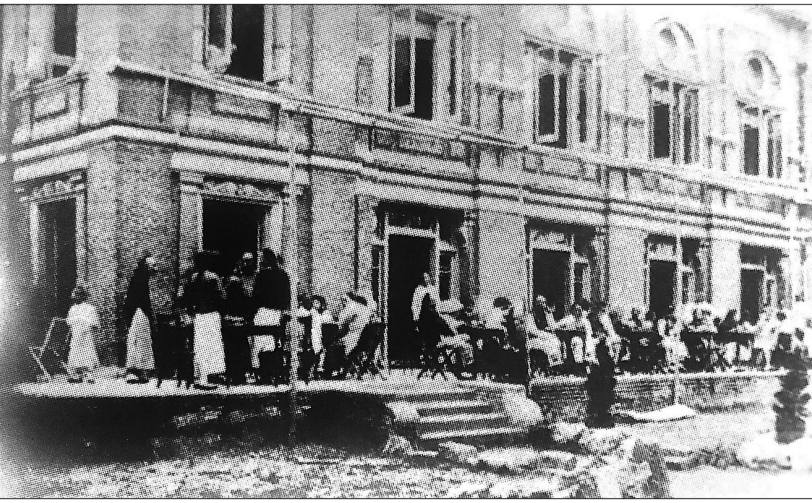
张叔和(1850—1919年),名鸿禄,字叔和,无锡东门金锡桥人,约19世纪70年代末来到上海。1880年,张叔和以广东候选道的身份到轮船招商局帮办事务,翌年被正式委为帮办,1885年因招商局亏缺被革职。1887年1月20日,张叔和前往台湾料理商务,其所乘的轮船发生海难,而张却侥幸得以逃生,便从此不再参与招商局事务,而主要致力于实业,除了经营张园,还在新闻报、华盛纺织厂等企业拥有股份。

张叔和是个喜好时尚,并善于经营的商人,自1882至1894年,又在原园的西面,先后向夏成章、李锦山等农户购得农田39.71亩,使园区的面积扩大为61.52亩,成为当时上海面积最大的私家园林。同时,张叔和一改江南园林小巧而不开阔、重悦目而不重卫生的特点,仿照西洋园林的风格,以洋楼、草坪、鲜花、绿树、池水为筑园要素,在园内建筑“海天胜处”等洋房,设置大草坪,广栽名贵树木,同时兼顾小桥流水、亭台楼阁、诗壁楹联等中国元素,将张园建成了以西为主、中西合璧的新式花园。

1892年,张叔和在园内新建一处高大的洋房。此楼由有恒洋行英籍工程师景斯美、庞景生两人共同设计,由浙西名匠何祖安承建,1892年9月动工,1893年10月竣工。景斯美以英文Arcadia Hall命名此楼,意为“世



清代年画中的张园



安垲第楼前的游客

外桃源”,与“味莼园”意思相同,中文名取其谐音为“安垲第”。安垲第楼分上下两层,开会最多时可容千人,它又是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,登高东望,申城景色尽收眼底。

灵活亲民的经营理念

1885年春,张园正式向游人免费开放。开放之后,前往张园的游客络绎不绝,其中既有本地的坤商百姓,也有外地游沪的各籍人士。然而一年之后,张园却开始收费了,门票为一角。从免费到收费,其主要原因是部分女游客对园内的珍贵花卉不加爱惜,常常任意攀折、随意摘取。1893年,安垲第建成后,张园又恢复了免费入园的规定。



张园旧景 (摄影) 金今敏

张园虽然不设门票,但园内的各个活动项目却是要收费的,当时张园的《游览须知》中就列有详细的收费价目表。如泡茶每碗三角,果品每碟一角;酒菜点心、汤面每碗一角半,炒面每盘三角,绍酒每斤一角,狮子头每盘五角,卤鸭每盘三角等;书场听书,每人六角;剧场看滩簧演出,每人二至三角不等;弹子房租大木弹一盘二角,租小象牙弹一盘二角五分;抛球场租地一方,每月十五元;照相,四寸六角,六寸一元等;花圃玻璃房出售园花、石兰花、美人粉等售价角至一元数角不等;假座演说,包租安垲第一日价四十五元,茶房另给十二元,夜加电费十二元等;假座宴客,每次给煤水及伺候人等各费共十四元,厨房代办酒席每桌五元至十余元不等,在外叫菜亦可。

追求时尚的游乐中心

张园是一座集茶馆、饭店、书场、剧院、会堂、照相馆、展览馆、游乐场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花园,自1885年开放后的20多年中,张园总是率先展示新颖的玩意,从而成为当时上海的光观、

游乐中心。

张园的花卉之美、草坪之佳、风景之幽,为沪上各园林之冠,特别是在安垲第登楼望远、鸟瞰申城全景,更是每一个来沪游客的心愿。当时照相是个时髦的洋玩意,上海也开了几家照相馆,然而都是室内摄影,布景皆为人工绘制,缺乏生气。1888年、1891年,光霁轩、柳风阁两家照相馆先后在张园开张,并且都以张园的园景来招徕顾客。光霁轩的广告为“本轩特聘名手,假寓味莼园,诸公光顾者,或登亭台,或倚假山,或小饮花间,或临流垂钓,随时选胜可也”。柳风阁的广告则为“假假张氏味莼园设馆开印,园中各景,任便设照”。以后,在张园内设

点营业的照相馆还有几家,在利益分配上与园主拆账分成。张园地处闹市,园景又吸引人,游客纷纷前来拍照留念,照相馆的生意也因此获益匪浅。据记载,孙中山、黄兴、张元济、夏曾佑、伍光健、郑孝胥等名人都曾在张园留过影。

张园设有许多游乐设施,而且都是参与型的,有弹子房、抛球场、脚踏车,游客在这里可玩、可锻炼。1903年,园中又添设了时髦的游艺设施过山车,当时人们将这种颇为刺激的游艺车称为“轮舟”。游客孙宝璋1903年夏游张园,并在他的《忘山庐日记》中记下了他乘坐轮舟的感受:“西人于园中筑高台临池,上下以车,轮行铁路,用机关运动,人出小银元二枚,则许乘车登台,即坐小舟自台上推下,投入池中,舟颠簸若甚危险,其实无妨也。西人喜之,乘者颇众;华人胆怯,多不敢尝试。是月,余与芝生二人乘坐一次,始大悟此戏可以练胆。”然而,正如孙宝璋所说,华人多喜欢看热闹,真正敢一试身手的并不多。而对于当时流行的髦儿戏,则是另一番情景了。所为髦儿戏,是指当时上海等大城市出现的清一色由女孩子演出的戏曲班社,“髦儿”既指女孩子,也有时髦的意味。张园的“海天胜处”楼是当时髦儿戏演出最负盛名的一处场所,小场场筠斋刻印的年画《海上第一名园》,就生动地描绘了当年张园门前人车往来的热闹场景,透过栅栏,能清晰地看到园内高挂着髦儿戏演出的水牌。

1900年,被称为“赛珍会”的中国物品陈列所也迁入了张园,张园于是又成为物品展销的地方,各式工业品、手工业品琳琅满目。那些最时髦的舶来品,只有张园有售,别无他处可觅。许多前卫的、尚未推广的时尚货、洋商品,总是最早在张园出现。19世纪80年代的上流社会,民间还未普及用电,而张园已试燃电灯供人观赏。当张园内数十盏电灯高低错落一起点亮时,园内亮如白昼,一片通明,游人无不称奇。

推动近代上海社会变革

文史专家熊月之在研究文章中认为,张园地处租界,清朝政府对发生在张园的集会演说无法插手管辖,张园逐渐演变为能自由发表意见的公共场所。当时英国首都伦敦有个海德公园,里面有个“演说角”,人们可以在演说角里自由演讲,因而张园也被人们称为“中国的海德公园”。

1897年12月6日,中外妇女122人在安垲第楼讨论设立上海女学问题,上海道台蔡钧夫人等到会。这是带有官方性质的集会,也是张园第一次百人以上的大型集会。

1900年以后,集会、演说便成为张园一大特色。1901年3月15日,汪康年等二百余人,反对清政府和沙俄签订卖国条约,以保危局。汪允中发表《告中国文》,汪康年、温宗尧、蒋智由、薛仙舟等发表演说。这是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集会。3月24日,吴趼人等近千人的集会拒俄,孙宝鑫、吴趼人等十余人演说,有数十名外国人旁听,朝鲜人宗晚洙还发表了书面讲话。

此后,张园演说成为上海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,每遇大事,张园准有集会。例如,1902年8月13日,吴稚晖等人因留学生风潮从日本回国,中国教育会百余人,在张园开欢迎大会,发表演说;1903年4月25日,上海各界三四百人集会拒俄反清,宣传革命,蔡元培、邹容等发表演说;1905年3月8日,震旦公学学生140余人因反对学校当局而退学集会,齐聚张园合影留念;1907年11月9日,江苏铁路协会千余人争江浙路权在张园集会,

马相伯等演说;1911年3月11日,沈缦云等近千人参加在张园召开的中国保界分会第一次会议,演说保路、保矿;同年6月11日,中国国民总会在张园召开大会,五千人到会,沈缦云、马相伯被推为正副会长。根据《申报》《中外时报》《时报》,以及《近代上海大事记》等资料的统计,从1897年12月到1913年4月,在张园举行的较大规模集会达39起。从发起人及参与者看,有学界、商界,也有政府官员和民间人士,有时还有外国人。从思想、主张看,不分革命、改革、激进、保守等各色人士。

张园对上海各界有着巨大的吸引力,常去张园的人,有知名报人、文化人王韬、钱听伯、何桂笙、黄式权、袁祖志、汪康年、梁启超、李伯元、吴趼人、狄楚青、叶翰、蒋智由、高梦旦、蔡元培、张元济、马相伯、严复、辜鸿铭、伍光健等,商界或亦官亦商的有郑孝胥、张謇、赵凤昌、岑春煊、盛宣怀、郑观应、徐润、经元善、李平书、沈缦云、王一亭、郑稚辛。各地来沪的学者、学生,富家子弟有章太炎、吴稚晖、马君武、孙宝鑫、吴彦彦、丁叔雅、胡惟志、温宗尧、陈介石、汪允宗等。那么各界知名人士都爱往张园跑,充分说明张园作为公共活动场所上海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。这些人执掌着上海的大报和出版机构,如《申报》《新闻报》《选报》《苏报》《时报》《中外日报》《东方杂志》和商务印书馆,主持着南洋公学、爱国学社、复旦公学等各种学校的事务,领导着中国教育会、预备立宪会、地方自治公所和名目繁多的联合会组织。正是他们,影响着上海社会的舆论。据熊月之的观点,张园的开放性、规模性,使之成为推动近代上海社会变革的重要杠杆,以至成为辛亥革命的思想策源地。

1909年,英籍犹太人哈同的哈同花园在今陕西南路、铜仁路一带建成,该园占地辽阔、建筑恢弘、布置精巧,吸引了不少趋新人士,令张园损失了部分客人。随着娱乐方式的多样化,张园的经营也每况愈下,再加上张叔和本人年老体弱、精力不济,无心再创新招。1913年10月24日,郑孝胥故地重游,发现曾经热闹非凡的张园已门庭冷落,游人稀少。此后,随着新世界、大世界等娱乐场所次第兴起,其地段、设施和经营手段都更为灵活多样,娱乐形式也更为新鲜,张园从此日趋衰落,终于在1918年停办。1919年,张园被王克敏购买改为住宅;20世纪30年代,又被房地产商收购改建。张园在上海近代有过的辉煌存在与影响力,深深镌刻在历史之中。

如今,张园建筑焕新开放,记录城市的变迁,继续见证城市的发展。

● 文博掠影

○ 施泳峰

子仲姜盘的

在距今26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一天,一位担任晋国太师之职的贵族在黄土即将掩埋逝去的爱妻仲姜之时,耳畔响起了来自妻子故乡齐国的歌谣“东方之日兮,彼姝者子,在我室兮”(《诗经·齐风》),即当东方太阳升起的时候,那位佳人悄然来到我的房间。这位悲伤的丈夫亲手把一件青铜盘轻轻地放进了妻子的棺椁,也许这位丈夫做梦也没有想到,千百年之后,当这件昔日陪葬爱妻的青铜盘重返世间时,将给人们带来极大的震撼,续写无尽的传奇,这就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——春秋子仲姜青铜盘。

子仲姜盘,高18厘米,口径45厘米。造型呈方唇,折沿,浅腹,底接圈足,下附三卷尾虎支足。在子仲姜盘的两侧设有附耳,前后各潜伏着一条立体的角龙,曲角圆眼,四肢攀附器腹,龙首衔着盘沿,似乎正在探头喝水,别有一番情趣。

这件青铜盘看似平淡,实则极尽用心,在有限的空间里并没有铸造威严的图腾,而是复原出一幅初夏荷塘的景色。在盘面用浅浮雕的手法塑造了20个水族小动物,包括游鱼、青蛙和乌龟。这些小动物平均长度约6.5厘米,交错排列,微微扬起的头颅,就像刚刚浮出水面,看上去细致入微,宛如生命,仿佛正在咀嚼细生,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除了栩栩如生外,这些圆雕小动物的下方还安置了隐秘的垂直轴,可以原地旋转360度。

当人们向子仲姜盘内注入清水时,不仅可以看见粼粼水波下的游鱼、青蛙和乌龟,还能欣赏到这些小动物在水流下自行转动,仿佛游弋在荡漾的碧波之上。虽然子仲姜盘看似静止,但是清水却让这池2600年前的水中小精灵“活”了起来。这种动静结合的青铜器装饰技艺,放眼整个商周时期绝无仅有,“是一件世所罕见的奇物”,展现出春秋早期青铜铸造工艺的进步。

这件子仲姜盘,并不是今天用来盛菜的盘子,而是用来洗手的器具,是消失已久的商周时期的“沃盥之礼”。青铜盘与青铜匜组合使用,用匜舀水,浇到手上,净手后的水落入盘中,目前所见最早著录青铜盘的著作,是北宋吕大临的《考古图》。

“盥”这个字,我们今天还在使用,如“盥洗室”就是“洗手间”的意思。那么,什么是“沃盥之礼”呢?《周礼·春官》中记载“凡裸事沃盥”,清代的孙诒让注释“沃盥者,谓行礼时必澡手,使人奉盥盛水以浇沃之,而下以槃承其弃水也”,《礼记·内则》也说“进盥,少者奉盥,长者奉水,请沃盥,盥卒授巾”。由此可知,“沃”是自上浇下的意思,“盥”是指洗手。“沃盥”所使用的器物,一个是注水的匜,一个是接水的盘。使用时,以匜盛上清水,由一位侍者手执匜从上向下慢慢浇水,贵族双手仰掌受沃,另一位侍者用盘在下面承接弃水,洗完之后,侍者递上手巾擦手,这一过程被称为“沃盥”。

“裸事”是商周时期贵族以酒祭奠祖先或持酒饮用的一种仪式,“裸

事”时必须“沃盥”,也就是在祭祀、宴会及婚礼等重要典礼上,都要施行“沃盥之礼”,恭恭敬敬地洗手洁面,以示虔诚与敬畏。

虽然《周礼》人为地创造出一个“呦呦鹿鸣,食野之苹,我有嘉宾,鼓瑟吹笙”的理想社会,美则美矣,但是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驶进兵戈相向的春秋战国时期,各地的诸侯国无不挣扎在生死存亡的边缘,礼崩乐坏,天下大乱,繁琐的“沃盥之礼”逐渐被人们所遗弃,青铜盘亦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。

在这件子仲姜盘的内底铸有铭文32字,即“佳六月初吉辛亥,大师作为子仲姜沐盘,孔硕且好,用祈眉寿,子子孙孙永用为宝”,意思是在六月辛亥这天,太师为其夫人仲姜作此盘,而铜盘又大又好,用来祈求长寿与国家长,希望子子孙孙永远保用。

这篇铭文中提到的“大师”是商周时期的一种官职,掌管乐律。《国语·鲁语下》中说“昔正考父核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”,三国时期的韦昭注释“太师,乐官之长,掌教诗乐”,《周礼·春官宗伯》中说“太师掌六律、六同,以合阴阳之声”,可见这位担任晋国太师的贵族是妥妥的“文艺范”,在老婆仲姜去世后,不但为她精心制作了美轮美奂的青铜盘,还为她留下了横亘古今的真情告白。

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中说“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,封师尚父(即姜尚)于齐营丘”,即周武王灭商后分封大名鼎鼎的姜子牙为齐国的国君。这篇铭文中提到的“仲姜”是姜姓齐国的某位贵族二小姐,嫁给晋国某位担任太师之职的贵族男子。

流水叮咚倾泻在青铜盘内,盘内的游鱼禽兽旋转圆舞。如此浪漫之子仲姜盘,既是世间仅此一件的艺术珍品,又何尝不是丈夫对妻子一往情深的表白,绝世瑰宝倒映出缠绵感人的爱情故事。

子仲姜盘于清代晚期在山西地区出土后,随即流失海外,不知所踪,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下落。子仲姜盘宛如惊鸿一瞥,消失在战火纷飞的大地。悠悠岁月转瞬即逝,幸好时间没有遗忘这件中华瑰宝。20世纪90年代初,香港太阳集团董事会主席叶肇夫在澳门古玩店偶然发现子仲姜盘,并以重金购买收藏。1997年,上海博物馆为迎接香港回归,马承源馆长专程写信给叶肇夫,希望能借子仲姜盘来上海展览。叶肇夫回复马馆长“可以展览,另外这件东西你们不用借了,我送给你们”,于是,流失海外多年的子仲姜盘几乎与香港在同一时间回归祖国。子仲姜盘不仅见证了爱国港人对祖国的拳拳赤诚之心,而且见证了中华民族崛起的盛世荣耀。

作者系上海市文物交流中心研究员,上海市文博(三级)研究馆员,上海市文物局专家组成员,国家文物局文物出境鉴定人员,上海市文物局涉案文物鉴定人员,上海市博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。



子仲姜盘

● 新诗撷萃

○ 薛慈觉

街景

落叶扑面
车来车往
站累了骄阳似火的六月
站累了整个多情的夏天
接受电闪雷鸣
暴雨狂风的深刻洗礼
行道梧桐
在这秋冬时节
迎风瑟瑟
抖落树叶枯黄

云淡天高
明媚阳光
纵横交错——
骑手们你来我往
穿梭奔忙
闪烁的红绿灯
最安全通行的信号
人们行色匆匆奔向未来
大都市的交响
色彩缤纷,雄浑奔放